

◎往事情怀



那一场温暖的初雪

我静静地站在窗前,听着风声。看着漫天雪花混沌的天地,心里又是一场感动。树上没有脱落的叶子被风一吹,随着雪花飘落地上,不一会儿就被雪覆盖。这场初雪,把秋天变成了故事,把冬天变成了风景。

在我的生命里经过无数次大雪纷飞的场面。每个冬天的第一场雪都会让我激动,初雪给我留下了一份爱的温暖和铭心的记忆,初雪能安慰我深深地怀念。

一场初雪,一场感动。我在杭一中读高中的那个冬天,天气很冷,一直没有下雪。放寒假了,我从锡尼镇坐班车回家,由于学生放假,班车严重超载,中间的走廊里站满了乘客,我便是没有座位站着的乘客。这天,天气阴沉,没有太阳,很冷。车上没有暖风,脚冻的生疼,由于拥挤脚都不能挪动,就这样忍了几个小时后,班车终于到了独贵特拉公社所在地。下了车,脚有些漂浮,踩不稳,差点摔倒,我以为是站的时间太久的缘故,也没在意。来接我的二弟和三弟跑过来扶着我,“二姐,终于放假回家了,大大和妈妈想你了,我们也想你了。”我迫不及待拉着二弟三弟忘记了一切往家里跑去。

我没想到这么冷的天,母亲站在门外等着我。母亲拉着我进了屋说,“冻坏了,赶紧上炕暖暖吧。”我确实是冻得够呛,家里的火炉烧的暖暖的,就坐在了暖暖的土炕上,三妹把棉袄包在了我的脚上,让我暖脚。我到杭锦旗一中读高中,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人,走的最远的地方,一个学期没回家,也是离开家最长的时间。一回来全家人把我当宝贝捧着,问长问短,我深切地感受到家人对我外出上学的牵念和不放心。父亲很快做好了炒山药(方言里读ye)芥芥油烙饼。我知道,是我回来了,家里才吃这顿油烙饼的,那个年代,油烙饼是招待客人的饭菜,平时是很少吃的。一家人围着炕上的小方桌吃饭,母亲把放饼的盘推到我面前说学校饭不好,让我多吃点,把我馋坏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

代,确实学校的伙食不好,基本是吃玉米窝窝和玉米糝糝粥,一周能吃一顿米饭或一顿馒头就不错了,菜也是清汤寡水,一个学期基本都是这样的饭菜。

我们姊妹多,父母到生产队劳动,还有家里家外的营生,很忙,父母虽然深深爱着我们,可在平时就连小弟小妹也顾不上宠爱,何况我这么大了。突然被家人这样宠,真有点不好意思。一家人乐呵呵的吃完了饭,我准备下地做营生,可脚一踩在地上钻心的疼。我抬起脚一看,啊呀,居然肿得像只猪蹄子,才知道自己的脚冻了。天那么冷,进门又在暖炕捂着,便成这样了。母亲心疼地把我的脚放在怀里用手抚摸着说,“冻伤得用糜草或茄苗杆子熬水洗。”父亲赶忙穿上皮袄出去找这些草。父亲推开门时,发现外面的地已经白了,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不顾脚疼爬在窗前,才知道已是夜晚了。乡村里的雪夜很静,外面没有一个行人,大概是被这场初雪逼回了屋里,我只能听到窗外呼呼的风声。透过玻璃窗看到父亲的身影向雪夜里走去,地上留下一串串孤寂的脚印。我心里有点难受,这么大人了,还不省事,让父亲在这雪夜里冷寒受冻为我操心,为我受累。

窗外不知疲倦的风继续刮,雪越下越大,天更冷了。在这个白茫茫的雪夜里,父亲独自在旷野的雪地里寻找洗冻伤的茄苗杆。家里没有表,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推门进了屋,满身的白雪,睫毛上和胡子上结了细小的冰珠,抱着一些茄苗杆。母亲接过茄苗杆赶紧给我熬茄苗水洗脚。父亲脱下皮袄抖净了雪,才去擦脸上融化的冰水。这时,我看到父亲手上有很多划破的血痕,我问父亲茄苗杆哪来的,父亲说是问邻居要的。第二天,当父亲拿着锹又去铲茄苗杆时,我才知道,父亲的手是在雪夜里,在生产队的菜园子里铲茄苗杆划破的,真不敢想象,风雪交加的夜晚,用手在雪地里一根一根的拔,是怎样的情景。父母的爱,让我温暖,也让我心里有种酸楚,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那场初雪里,我在父母的悉心照料和呵护中,冻伤奇迹般好的很快,几天后完全好了,能和弟妹们欢乐在这无边无际的雪地里了。那场初雪很大,直到过年时地上堆积的雪,似乎一点也没融化,父亲说雪要等春来了才能融化。那场初雪,留给我温暖的记忆和执着的感动。

经历过沧桑岁月,初雪在我心里是那样崇高,它无比干净。我把窗户打开,眼前的雪花,潇潇洒洒,真真切切,让雪花把我对父母的怀念送到远方,送到那个无人知晓的世界。文/闫桂兰

◎寻味日志

老虎面馆

老虎面馆,这面馆名字起得霸气,可坐落的地儿却实在是有点寒碜,位于一个菜场内,而菜场呢,位于东南沿海一个小岛上。这是岛上唯一的一个菜场,很简陋,还未进门,一股浓郁的海腥味已经扑面而来,地面湿哒哒的,汪着一滩滩污水,得踮着脚尖走,还得随时提防着哪个摊贩动作过大,溅你一身带咸腥味的水。

菜场大环境如此,这老虎面馆的硬件自然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靠菜场内墙的一间店铺,半隔断成两间,见缝插针地摆了七八张粗陋的桌子,居然座无虚席,把个小馆子塞得满满当当。后厨也不隔开,倒成了时髦的开放式后厨,一位脸被炉火映得红扑扑的壮实大嫂,正立于火光冲天的灶台前,挥刀舞铲翻炒腾挪,在这逼仄凌乱油烟呛人的空间里,竟颇有几分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大将风范。

来这儿的食客挺怪的,没一个是空手而来的,每位食客的手上都拎着只一路滴着水的塑料袋,一进门就径直往后厨走,那儿另有位大嫂,接过食客的袋子,哗地倒进案几上一字排开的不锈钢盆里。忍不住好奇地探头过去,一只张牙舞爪的梭子蟹;或是几条黄灿灿的梅童鱼;也可能是几尾红彤彤的野生大对虾;还有可能是一只粉色的大鱿鱼;也有量少品种多的,一把蛤蜊、几尾虾、一只花蟹……

原来这间面馆只提供面条、蔬菜、作料,和加工服务,而主打的海鲜则需要你自己到菜场的摊位上亲手去挑,这海岛上的菜市场,卖得最多的,自然是海鲜,想吃什么海鲜面就买什么海鲜,倒是随心所欲,丰俭由人。所以这儿只做早上和午间的生意,到了傍晚,卖海鲜的早早收了摊,这面馆,自然也就跟着下门板了。

食客这边厢摊位上挑好喜欢的海鲜,掉头就拎进面馆,大嫂接过来,边麻利地收拾清洗,边大声问要宽面还是窄面,粗粉还是细粉,要炒的还是汤的?至于搭配的蔬菜,不好意思,这儿只有两种可选择,青菜或雪菜!海鲜面主要吃得就是海鲜,配菜真的仅仅是配菜而已,太过花哨容易喧宾夺主。按岛上原住民的吃法,连用青菜来配海鲜面也不算地道,大多数食客还是觉得以腌制过的雪里蕻为绝配,雪菜的咸鲜,更能吊出海鲜的鲜头来。

没过一会儿,另有大嫂就端了一只巨大的面碗上来,嗯,这儿从大厨到杂工到服务员,全是脸上有着常年海风吹拂留下粗

砺痕迹的渔家大嫂。而比巨大面碗更醒目是面条上的那只梭子蟹,足足有斤把重吧,几乎盖住了整个碗面,那对怒张的大钳子和八只爪子伸出了碗沿,虽已被煮得通红,仍保持着张牙舞爪宁死不屈的生猛状态。是的,这儿的海鲜面就是那么张扬跋扈,简单粗放,仗得是食材本身的新鲜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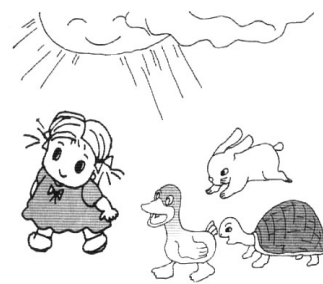
来这儿吃面的多是岛上的渔民,长年在海上漂泊,风口浪尖讨生活的渔民,难得上岸来的日子,要悠悠闲闲舒舒服服地过,即便是早餐和午餐,也不容敷衍糊弄。精挑细选几样自己喜欢的海鲜,裤子后兜插一小瓶二锅头,进了自家门似地进了面馆,把装了海鲜的塑料袋递给大嫂。几位老友,围坐一桌,咪几口小酒,嗦嗦面条,啃啃蟹腿,吮吮鱼刺,剥剥虾壳,侃侃大山……简简单单的一碗面,愣是吃得风生水起,活色生香。

老虎面馆里几位渔家大嫂的丈夫,出了海,再也没回来了。女人丧夫,在这海岛上,并不是什么新闻。一起出海讨生活的兄弟们帮衬着开了这家面馆,又帮衬着常来吃面,这面馆,就这么热火朝天地开了下去,就像这再寻常不过的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总得热气腾腾地活下去。

突然,觉得这看似无厘头的店名,倒也是名副其实。

文/王秋女

◎生活拼盘



邻家子桐

曹子桐小朋友会走路了!这成了我们几家邻里间的重大新闻。

前几日我还看她在沙发上跌跌爬爬的。刚学会走路的样子很滑稽,挖撑着两只胳膊,像企鹅,一晃一摇的。我很担心她会摔倒,她每迈出一小步都是前倾后仰,探头探脑的,两个小胳膊跟狗刨式游泳似的向前划了划,又向两边晃晃,两只小手半握半握拳头,一边小心翼翼,一边努力迈步,她终究是坚持住,没有摔倒。

有了行走的能力,子桐小朋友就开始了她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几日不见,子桐已能扶着满屋的桌子椅子窜动了,她对屋

里所有的东西都很好奇,抽屉、柜子都成了她研究的对象。她把抽屉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放进去,放进去又拿出来,反反复复乐此不疲,就连垃圾桶也不放过。见此,她奶奶只好把垃圾桶藏起来。

我去她家串门,正趴在茶几上钻研手里带有语音娃娃的曹子桐,听到她奶奶与我的说话声,随手一扔她正在钻研的项目,不管这个皮娃娃有多重要,就满脸欢喜的一步一步向我跟前缓缓走来。

她见人就笑,果冻般白净的小脸上,一双虽不是特别圆大大但却长得是非常好看的眼睛加上俊俏的小鼻梁,一笑起来就非常喜庆开心,如阳光般灿烂。

更有意思的事,她奶奶给她理了个整齐的刘海,有时她的一缕刘海,很自然的跑向右边,就像特意留个二八开的发型。这发型和她爸爸的发型一样,一缕头发把右半边额头遮住时,样子很酷,看上去很像一个小男孩。

走到我跟前的子桐小朋友,看我换了她们家的鞋,两只小手不停地指着让我换下的鞋子,还不会说话的她,嘴里一个劲地唧唧唧地叫,并蹲下来胡乱且费力地把所有的鞋都抓来抓去。她每抓一只鞋,抬头看我一眼,然后又指着我的脚,唧唧的……我弯腰把她的手拿开,我说,宝贝,鞋不能拿,脏!可她还是要抓鞋。她奶奶过来也把她的小手握住,做出凶她的样子,曹子桐,鞋不能拿!脏!并轻轻在她的小手上拍了下,故意装出打她的样子。子桐看她奶奶对她凶,立刻咧开小嘴巴,“哇哇哇”地哭起来,露出几颗白玉般的小牙齿,眼睛闭得紧紧的。可能是做做样子骗人吧,光看打雷,不见下雨。哭了半天,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

我们看她哭的表情搞怪,都哈哈笑,哄她。瞬间,她的小脸又像三月里盛开的桃花,满面春风。孟子曰:“人之初,性本善!”我却想到:“人之初,真可爱!”子桐奶奶说估计小人儿看你穿她妈妈的拖鞋了。我俩又哈哈地笑。看来,她这小脑袋瓜子挺聪明哩。

子桐很聪明,五六个月后,我和邻居华菊经常去抱她,逗她,她总是用一种诧异的目光一直盯着我们看,有时把我们看得有些发怵,我们觉得特有意思,相互调侃,曹子桐估计是想好好看清我们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都说孩子愁养不愁长。尽管曹子桐小朋友才会走,走的还不够稳,从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从玩耍上学到为人处事……人生的路有许多条,每条路都有艰难起步过程。愿曹子桐小朋友在全家人的关爱呵护下,健康快乐成长。文/颜书菊